



世界经典名著

非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中)

李勇军 译

沈为灿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埃及〕艾布·扎克拉	
横祸	员
〔埃及〕马·卡米勒	
六级官阶	远
〔埃及〕阿·阿卜杜拉	
家梦难圆	圆
〔埃及〕艾·奈贾	
两只胳膊	猿
〔埃及〕尤·盖伊德	
冒雨前来的少女	源
〔埃及〕阿卜杜拉·图海	
跳蚤 使者	缘
〔埃及〕阿·拉赫曼	
女继承人	缘
〔埃及〕阿·拉·法赫米	
大游戏	殒
〔埃及〕麦·图比亚	
往事	愿
泪	怨
〔埃及〕纳·萨尔达薇	
相片	愿

〔埃及〕 马·白德维	
漩涡	原
〔埃及〕 舒·伊雅德	
沐浴女	远
〔埃及〕 阿·哈马米绥	
出路	国
〔埃及〕 苏·盖莱玛维	
一个成功的女人	原
〔埃及〕 尤·埃拉布	
夜妓	愿
底层世界	国

横 祸

〔埃及〕艾布·扎克拉

海莱站立在阳台上，和蔼而又兴奋地看着她的小儿子，他在人行道上等校车。孩子仰头看看美丽的母亲，她正在朝他微笑，孩子感到非常的安全。母子俩就这样交流着无声的爱的对话，一直到校车开来。艾哈迈德上了车，就急忙和他的朋友打招呼去了，海莱依旧看着汽车，直到它看不见为止。

海莱走进屋里，做她的日常家务，打扫房间，准备午饭，随后等待她的独生子艾哈迈德的归来。自从她丈夫去世后，她的独生子就是她生活和感情的全部寄托。海莱的丈夫是一名建筑工程师，他在工作当中，被建筑物上掉下来的石头砸死了。海莱特别爱她的丈夫，她坚定不再结婚，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赋予自己的儿子艾哈迈德。

电话铃响了。海莱像往常一样走过去拿起听筒，她知道这是母亲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喂，妈妈。”

母亲又开始说起她以前讲过无数遍的事，她让海莱，并且是再三要求海莱从向她求婚的几十个人中选择一位，接受他的求婚。在母亲看来，一位年轻、漂亮的丧偶女子寡居余生是有着各种困难的。离婚的女子、寡妇同样都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她以免毒蛇和城市豺狼之害。假如毒蛇没有出洞，



那也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饥饿的城市豺狼在寻找猎物，海莱迟早将落入毒蛇和豺狼之口，成为它们的猎物。

这是母亲天天打电话的主要内容。每当早上母亲给海莱打来这么一个电话，海莱都认为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人能取代她已去世的丈夫纳迪姆，纳迪姆是多么的钟爱于她。他品质上、外表上都好像勇士。她才不管任何毒蛇的毒液，豺狼的利齿呢。到明天，艾哈迈德长大了，他会保护她，会给她纳迪姆以前给过她的爱和温情。

海莱走上阳台，等待艾哈迈德的校车。她早已做好了午饭，而且像平常一样把饭摆在了餐桌上。校车开过去了，但是没有停，或者说艾哈迈德没有从车上下来。如果不是校车飞快地开走了，海莱差点穿着睡衣就追到街上去了。

海莱不相信自己亲眼所看到的。她想自己看到的汽车也许不是艾哈迈德他们学校的，所有的校车都很相似。她非常不安地站在那儿等待着。

一个小时过去了，就仿佛是一个世纪。艾哈迈德的校车没有来。海莱去打电话和母亲联系，可能艾哈迈德到她那儿去了。但是母亲叫了起来，这让海莱更加不安，更加紧张。她又与学校联系，却没有人接电话。她只好穿上外套，开着自己的小汽车，到学校去找。学校里只有看门人，海莱向他询问艾哈迈德。

看门人非常平静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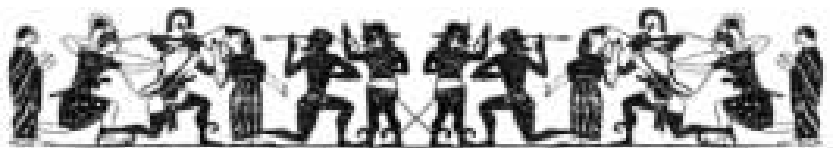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艾哈迈德是谁？”

“我的儿子。”

“我不认得。”

“校车什么时候开出的？”

— 圆 —



“几个小时了。”

“艾哈迈德也许出来晚了？”

看门人想起了那个没有乘上校车的孩子，他在看门人的身旁坐了有一个多小时，然后一个人走了。

海莱顺着艾哈迈德离去的方向转遍了学校周围的任何一条街道，包括那个区的所有街道，仍然没有发现艾哈迈德的影子，她只好回家，可能艾哈迈德现在已经回家了。

艾哈迈德没有到家。海莱在家里仅看到自己的母亲，老人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之中。海莱叫了母亲一声就哭了起来。可是她立刻就克制住自己，又出门去找艾哈迈德同校、同车的小伙伴打听。

她敲响了艾哈迈德的好朋友阿马德家的门。阿马德的母亲连忙走出来，海莱为自己如此急切地敲门而表示歉意，并给她讲了自己的儿子艾哈迈德的事。

阿马德走过来，讲了个离奇的故事，校车司机有意甩下了艾哈迈德，因为他向艾哈迈德要了好几次每月的小费，艾哈迈德都没给他。司机就讨厌他，把他给甩下了。阿马德说他从车窗里看见艾哈迈德跟在车后跑，后来又返回学校去了。

海莱哭了起来，她一边泪如雨下，一边说：“艾哈迈德从来没跟我说过司机要小费。阿马德的父亲走进来说：“一定要惩罚司机的这种犯罪行为。

阿马德的母亲说道：现在主要的不是找司机算帐，而是要尽快找到艾哈迈德！！

海莱与警方联系，冲着他们大喊大叫，随后又请求他们帮助寻找艾哈迈德，他是她未来梦想的唯一希望。迈哈穆德

— 猿 —



警官来找海莱，他是一位年方 獠岁的年青人，他带着手持无线电报话机的巡警在公路上值勤时，接到了海莱的报警，听到了她的叫喊和对话，便决定自己来一趟。尽管海莱是处于特别悲痛的状况之中，他一见到她，仍被她的美貌吸引住了，他极力劝慰她，一再要她平静下来，以便他能作备案记录。

迈哈穆德警官听了孩子失踪的过程，记下了学校的名字，又问了不少关于司机的事。接着问海莱孩子父亲的情况，她告诉他，孩子的父亲已去世了。警官要了一张艾哈迈德的照片，打算印在报纸上，发到埃及所有的地方。警官对海莱说寻找艾哈迈德的事也就是他自己的事。他向海莱要了电话号码，而且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她。

迈哈穆德来到街上，坐上无轨电车，盯着夜幕下的开罗市，它正在千百万居民的重负下呻吟。警官对这个案件的感情是复杂的。一会儿是偏向于警察的责任感，一会儿又偏向于对那位处于崩溃状态的母亲的同情心，一会儿又是为她的美貌所倾倒的爱慕之情，尽管她处于最糟糕的情况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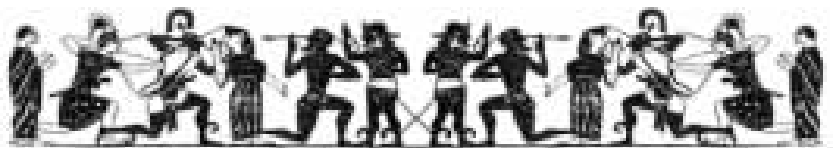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迈哈穆德朝拐骗儿童集团的巢穴走去，指名要他们交出艾哈迈德，可是这些魔窟的头子们都不认得照片上的孩子，不知道艾哈迈德。

迈哈迈德丝毫没有结果地寻找了一夜。

医生来看海莱，给她拿了些镇静剂让她睡觉。海莱睡了。一大早，她听见电话铃响，她强睁开眼，清醒过来，拿起听筒。来电话的是警官迈哈穆德：

“海莱女士，我希望你放宽心，你儿子一定会回到你的身旁。”

— 源 —



“我求求你，你有任何消息吗？”

“现在还没有。可能今天，或明天会有。”

“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职责。我一夜的调查也决定了会这样。我在休息之前想叫你放心。我一条街一条街走遍了开罗市，与拐骗儿童集团的头子们也进行了接触，我以为是他们中的某个团伙拐骗了艾哈迈德，几小时内他们一定会把孩子给我送回来。”

“我怕他们会杀了我儿子。”

“不，他们不杀儿童。”

“他的照片呢？”

“明天将登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放心吧，太太！艾哈迈德的案子就是我自己的案子。”

“主啊，主啊。”

海莱哭起来，可是也因听了迈哈穆德警官的话而感到舒服了些。她回到床上想再睡一会儿。

数小时后，迈哈穆德警官来到海莱家，陪她一起到学校去。海莱与警官一起出了门。同时，海莱的母亲则坐在电话机旁。可能她会接到关于艾哈迈德的好消息。

海莱走进女校长办公室，平静但又略微紧张地把她儿子的事校车司机要小费的事讲给校长听。校长插话说：

“不可能，我亲自对司机进行过考核。我们学校的司机不会做这种事。这是破坏学校的名誉。”

海莱朝校长叫了起来，她用充满痛苦的声音对校长说：

“我不是来这儿听你为自己的考核，为学校的名誉辩护的。我儿子不见了。我来找你，是让你帮我找到他。你考核



过的司机最少也是个下贱坯，你所有的考核都是失误的。我要让你对我儿子的失踪负责。他如果回不来，我就把你，并且还有那个该死的司机撕成碎片。”

校长惊恐地站了起来，海莱想离开那个地方。可是迈哈穆德要她冷静下来，以便进行调查。问完校长以后，迈哈穆德让她把司机送往警察局进行查讯。

海莱回到家，她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她到家时，会看见艾哈迈德已经回来了，但她在家里仅仅看到了自己的母亲。

在这种时刻，海莱思念起自己去世了的丈夫纳迪姆。要是他还在，会和她一同分担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海莱思念他的勇敢机敏，他的聪明睿智，他的爱。海莱把自己此刻的感受倾述给母亲。母亲感觉这是每天早晨电话内容重提的机会。

“如果你听劝，现在一定会有一个男人来保护你，与你分担这场灾难。”

海莱靠在椅子上，失神地望着自己的命运。她想命运总是与她作对，一点儿也不同情她，也许到死这恶运都会不停跟着她，它不喜欢她有任何时刻的幸福，哪怕那幸福不一定是真正的幸福。它总是与她作对，难道不就是它从她这儿夺走了她那温情英俊，给予了她所有深爱的丈夫，随后它又转向这崇高的爱的结晶，可是又把他从她这儿抢走了。

电话铃一早就响个不停。报纸上刊登了艾哈迈德的照片和他失踪的事，来家里询问情况的人也络绎不绝。海莱再一次崩溃了，医生来给她又开了镇静剂，海莱迷迷糊糊睡着了。

— 远 —



七天过去了，没有丝毫艾哈迈德的踪迹。除了继续与海莱联系的警官迈哈穆德的承诺和他对艾哈迈德根本没有用处的寻找外，再没有一点儿艾哈迈德能回来的希望。海莱几次想自杀。母亲把女儿的想法告诉了迈哈穆德。迈哈穆德便立刻赶来，只有他能劝她打消可憎的死亡念头。他对她说：“假如艾哈迈德回来，发现自己的母亲已自杀，他会怎么办？你这是对热爱着你，你也深爱的艾哈迈德的犯罪：

第八天早上，门铃又响个不停，表示着灾难或艾哈迈德的归来。海莱和母亲紧张地来到门前。按门铃的是大楼的看门人，他憨憨地微笑着。

“出了什么事？”

从看门人身后，走出了她的儿子艾哈迈德，艾哈迈德回来了，他一头冲进母亲的怀抱，海莱的母亲高兴得叫了起来。海莱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似乎要搂断孩子的肋骨。

艾哈迈德终于回来了，脸色苍白，显得疲惫不堪。他感觉饿，要吃东西。外祖母立刻给他拿来吃的，母亲想和他讲话，可是困倦征服了他，他睡着了，睡得很熟，他母亲竟然没能叫醒他起来吃东西。

迈哈穆德得知艾哈迈德已回家，立刻赶到海莱家，他和海莱、还有其母一起坐着等孩子醒来。孩子睡得很沉，以至让他母亲又不安起来，至今他已睡了八个多小时了。迈哈穆德建议叫医生。医生来了，确定了孩子服了大剂量的镇静剂，可是不需为他担心，也不需治疗，只要他睡够了就好了。

这让迈哈穆德有了一个与海莱多坐一会儿的机会，他侃侃而谈，时而介绍自己，时而向他们解释警察的工作，时而



又讲拐骗儿童集团的事，讲得风趣生动。他刚想打住话头，忽然想起一件事：那看门人是怎样带回艾哈迈德的？

看门人被叫来了。迈哈穆德开始盘问他。他说一辆汽车停在楼门前，车里坐着一位四十几岁的男人和一位姑娘，艾哈迈德从车上下来后，车立刻就开走了。当时艾哈迈德显得很疲倦。这就是当时的全部过程。

艾哈迈德终于醒了，在叫他的母亲。整个家里充满着幸福。海莱带孩子进浴室洗澡，外祖母则给大家做饭。

海莱惊奇地拉着儿子走出浴室：

“我发现我儿子背后有伤口。”

艾哈迈德接道：

“一辆汽车撞了我，他们把我送进了医院。”

“亲爱的，我的儿了。”

“主保佑你平安无事。”

大家坐在饭桌前，迈哈穆德开始问小家伙：

“艾哈迈德，我已经就像你的父亲。我希望你能够给我说说，从离开学校，一直到现在，一共都发生了什么事。”

艾哈迈德说：

“昨天，我离开学校……”

迈哈穆德问道：

“回忆一下，艾哈迈德，你离开学校已经有八天了。”

“不，我是昨天刚离开的。”

在坐的人都惊奇地面面相觑，迈哈穆德要求大家别讨论，听他讲下去。

小家伙继续讲他的事。

校车司机甩下我之后，我和学校的门卫一起坐了大概一

— 愿 —



个多小时，我想我妈妈会来接我。

海莱噤了几个字，泪水就涌满眼眶。可是迈哈穆德要求不要打断孩子的叙述。

“我想走回家，迷了路，又走累了，所以坐在人行道边上，一辆汽车停在我面前，开车的是位医生，后面坐着位女护士。那女护士说要送我回家，我就给了她地址。接着，我就在车上睡着了，在我睡着时，一辆卡车撞了我乘坐的那辆汽车，他们就把我送进了医院。”

迈哈穆德问他：

“到底谁把你送进了医院？”

“我不清楚，我睡着了。”

“撞车时，你还没有醒？”

“没有，因为我睡得很熟。”

“那么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你记得吗？”

“我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我瞧见了那位开车的医生和那位女护士。女护士仔细地给我讲述了事件经过。当我感到背后很痛时，女护士给我打了一针，打了针后，我就睡着了。”

讲到这里，海莱问她的儿子：

“你为何不要求见我？”

“我说了很多次，他们说你正在路上。”

迈哈穆德叫孩子接着说下去。

“早上，我还没睡醒，医生和护士就送我回家了。我醒过来就已经在楼下了。”

多离奇的故事！迈哈穆德非常想从孩子那儿知道那家医院的名字，或那医生的姓名，或孩子背后的伤口的原因，可



是却没能了解到。孩子因为麻醉药的作用睡了整整八天。迈哈穆德和海莱带着孩子到她家附近的医院去，医生给孩子做了全面检查。

“这应该是外科手术的伤口。”

“什么外科手术？”

“这必须需要做透视检查。”

艾哈迈德走进了透视室。一刻钟后，医生拿着载光片子走出来。在他的办公室，他出乎意料地说出一句话：

“是右肾摘除手术的伤口。”

海莱叫了起来：

“我儿子只有一个肾了吗？”

“怎么？你怎么会不知道？”

迈哈穆德问医生：

“有可能是因为汽车事故引起的肾摘除吗？”

“不会，我不认为会有这种事。”

“什么时候作的摘除手术？”

“应该有一个星期了。”

海莱说：

“这样会影响我儿子的生活吗？”

医生回答说：

“主要的是，剩下的左肾功能非常好。”

医生又问海莱：

“是怎么回事？”

迈哈穆德答道：

“这也正是我正要寻找的。”

迈哈穆德坐在办公室思虑万千，想着如何解开这个严重



案件之谜与他对海莱的爱。他爱她的美丽，爱她身上体现出的母爱，同时也爱她对已去世丈夫的忠贞不渝。可是他作为一名警官还没见过这种爱，他调查过很多次女人背叛男人的案件。

迈哈穆德和医生联系，问他艾哈迈德的那个外科手术是不是医生做的？医生告诉他做这个手术的是一名有经验的外科大夫。

迈哈穆德来到医生工会，在那儿找到了在埃及的所有外科大夫的地址，他对他们都进行了调查，历时一个月的调查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迈哈穆德又来看望艾哈迈德，以想见到海莱。他向孩子询问，但孩子已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经过。他带着学校的司机来，可能偷艾哈迈德的肾和司机把孩子丢下的学校事件有一种联系。可是他没能发现有他所寻找的那种联系。

迈哈穆德向海莱提议，开车带她一起领着艾哈迈德到出事那天她儿子走过的街上走走。这是他邀请她和艾哈迈德同进午餐的机会。他问她：

“你幸福吗？”

有些时候是幸福的，但你为何问这个？”

“因为我知道处于这种状况的女子是绝对不会幸福的。”

“你想说什么？”

“海莱”。

海莱对他只叫自己的名字而感到惊讶。这是迈哈穆德第一次对她直呼名字。好长时间她都不知所措。她是把他当做朋友吗？她一定是把他当作朋友的，要不然不会接受他的午餐邀请，没有警官邀请当事人午餐的。随后，她会为他打开



自纳迪姆死就紧闭的心扉吗？不，这心扉是打不开的。纳迪姆早已把开启它的钥匙带走了。

“海莱，我问你一样东西，就像猜个谜。”

“好。”

“什么东西初生时巨大无比，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

“我不知道。”

“死亡。海莱。死亡是最大的灾难。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淡忘它。我们还要活下去，要生活，要爱，要吃，要喝，并且还要结婚。”

“纳迪姆死亡的灾难而是随意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深重。”

“错误的感受，纳迪姆自己就不会接受你给自己在人间筑一座坟墓。”

“你指何而言？”

“真主给我们创造了生命，让我们享有生命，并不是要我们行尸走肉般地活着。”

海莱低头不语。

“我想谈谈我本人，你能听听吗？”

她点头同意。

“我怕我所见到过的女人，也没想过结婚。我以前常对同事们说，结婚是一种失败的社会制度，它没有必要，一点儿也没有必要。但我已改变了我的想法。”

“为什么？”

“当我见到你……”

“求求你……”

“我又不是向你求婚。”



海莱不知道为何这句话会让她不安。她原希望他现在就向她求婚，她便拒绝他。这拒绝就会让她能坚持为纳迪姆守节下去。可是他却出乎她的意料。

“对啦，海莱，当我看到你，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妻子、母亲。”

“谢谢，我想我们已经浪费很长时间了。”

“海莱，艾哈迈德就在前面玩，你母亲也早已回自己的家了，你耽误了与家里墙壁的见面吗？”

“你想说什么？”

“我爱你，海莱。”

海莱停了下来叫艾哈迈德，然后向汽车走去，她上车后坐在迈哈穆德旁边，艾哈迈德坐在后排座位上。大家都不说话。她一言不发，不对他的话发表任何看法。他也一直无语，直到汽车停到了家门口，迈哈穆德立刻下车给海莱打开车门，艾哈迈德和海莱下了车。

“再见。”

“海莱，我盼望你思考一下我给你说过的话。”

迈哈穆德回到办公室，他认为揭开这件案子的谜底就是给予海莱的彩礼。他想象了几种方案，并挑选了其中一种方案，也许这方案能帮他解开此案之谜。盗艾哈迈德肾脏的人是一个熟练的外科大夫。可是他已排除了在医生工会注册的所有外科大夫。然而，这名熟练的外科大夫为何不可能会是一名医学院肄业的学生呢？但是大楼的看门人说那男人有四十岁，谁都四十岁了还当学生？这个人为什么不会是已离开医学院多年，也从事其罪恶勾当多年的了呢？

迈哈穆德来到开罗的各医学院，搞到了离开学院已十五



年或更长时间的学生名单和他们的地址。随后他到院长那儿，问院长：一个未完成学业的学生有没有能力做外科手术。院长说：

“我想没有。但是，你为什么问这个？”

迈哈穆德讲述了一个孩子被用熟练的外科手术偷去肾脏的事。院长想起了哈姆迪，那个医学院的肄业生，他以前是个外科手术方面的天才，如果不是他染上了毒瘾，他已经成了一名外科手术权威。院长只记得他姓名中的第一个名字。

寻找开始了。院长的话使寻找这个冒牌医生的程序简单了许多，调查仅限于三个以“哈姆迪”开始的名字。迈哈穆德最终在平民区找到了他的目标。那里有一家挂着哈姆迪·瓦利医师名字的诊所。迈哈穆德又到医生工会查询，并没有发现哪位医生用的是这个姓名。

迈哈穆德身着阿拉伯服装来到医生那儿，跟他说有些阿拉伯国家的朋友给了他这个地址，叫他来移植一个肾，摘除病肾。

“你要多少钱？”

“源万美金。”

“什么时间手术？”

“随便一个晚上的时间，我给你弄个孩子的肾，它的各个组织都是健康的。”

那医生让迈哈穆德预付一万美金，其余的手术后再付。迈哈穆德请他宽限到明天早上，他好去银行取钱。

第二天，迈哈穆德回到那冒牌医生那儿，交给了他一万美元，和他约好明天晚上开始手术。

第二天晚上，冒牌医生和他的妻子便被抓了起来，在手

— 源 —

